

不貪生 不怕死

努力斷惡修善

(共一集)

2001/9/25

台灣佛陀教

育基金會

檔名：21-114-0001

最近電視報紙裡面報導，世界的災難很多。有許多同修問，在這個災難期間當中，我們應該要怎麼做？實在說，在二、三十年前，我們在美國看到很多西方的預言，都說到一九九九年、兩千年時是世界末日。這些話，在回教《古蘭經》裡有，基督教《聖經》裡也有，都講到世界末日。這些預言我們也不能把它看得很重，但是可以作為一般的參考，重要的還是我們對於這個社會變化的觀察。

一九九九年可以說是平安的度過了，兩千年也過去了。可是在這兩年當中，確確實實全世界所有宗教徒都很緊張，全世界的宗教徒都認真的祈禱和平，時間很接近，這個感應不可思議。這個力量，我們學佛的人懂得，非常之大，可以把災難延遲。這兩年沒事，大家就認為這些是假的，於是又胡作妄為、胡思亂想。如果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，真正是能修懺悔，改過自新，這個災難是可以化解，大災難可以化成小災難，小災難就化成沒有災難，也可以推遲幾十年，這都是很可能的。但是兩年沒有事情，大家都把它忘掉，這個心情完全鬆懈，對於古老預言經典裡面所說的，都抱懷疑的態度。這個態度很不好。一直到現在，好像看到災難要爆發、要現前了，現在恐怖也無濟於事。

我們學佛的人怎樣面對現實？我教許多同修，我們不要怕死。真正修道的人，沒有怕死的；不貪生，不怕死，努力斷惡修善。死不怕，不管在什麼時候死，不管在什麼處所死，也不管怎麼樣的死法。問題是死了以後你到哪裡去？我們要把這個問題，當作我們這一生修學第一個大問題。我死了以後有好地方去，這是好事，不是

壞事。所以即使災難降臨的時候，不驚不怖，不驚慌，沒有恐怖，平常心看待，我們的心是定的。這樣走，你走得很安詳，走得很愉快，決定不墮三惡道。如果驚慌恐怖，就肯定到三惡道去。

今天我們學佛是很重要的教育，佛祖教給我們的要把它放在心上。世間所有一切不如意的事情，要放下；一些冤親債主決定不能用怨恨心對待他，吃虧的是自己，不是別人。別人對我誤會，對我毀謗，對我陷害，都不放在心上，這是消自己的業障。對待冤家，依舊是真誠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，培自己的福報。務必修到自己心地純淨，行為純善。純善純淨，我們去西方淨土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所以我常常勉勵同修們，要把我們學佛的障礙放下。學佛最大的障礙，「自私自利」、「名聞利養」、貪圖「五欲六塵」享受、「貪瞋痴慢」，你能把這十六個字真的放下，你想往生西方世界，你隨時可以去，你確實得到自在。

住在這個世間一天，我們要學佛菩薩捨己為人，不辭辛勞，幫助別人覺悟。一切布施裡面，功德第一殊勝的是「法布施」。法布施何以殊勝？能令他覺悟，能令他回頭，這個功德大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裡面講：「大千世界七寶布施，都比不上法布施。」《金剛經》說得更清楚，抵不過四句偈。「為人說四句偈」，這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四句偈，五言的句子二十個字，七言的句子二十八個字。不是給人家念這一首偈子，是要把這首偈講清楚、講明白，讓聽的人真的懂得了、體會了，這叫「為人說四句偈」。由此可知，我們為別人講四句偈，這四句偈自己一定通達明瞭。自己不能通達明瞭，你怎麼能講清楚、講明白，讓別人聽了會覺悟。

佛法的修學，是修戒定慧，我們的修學重心要放在這裡，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」，開慧才能解決問題。如果我們學經、研教、

講經，不是以戒定慧為基礎，還是解決不了問題；換句話說，脫離不了六道輪迴。只有真正落實到戒定慧，這個生死大事解決了。小乘經上常這樣講：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這是我們學佛近程的目標。沒有達到這個目標，我們佛學得沒有成績。

我也常講，我們每天迴向淨土多少遍，迴向偈上有兩句話非常重要，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。我們要知恩才會報恩，世間人為什麼忘恩負義？他們不知道恩，沒有人教他。知恩才會報恩，佛在經上講得很多，可惜講經的人太少，能把經義講清楚、講明白的人更少，所以培養講經弘法的人才重要。雖然重要，這種人才很不容易培養。講經的一些技巧不難，講經的那個心難，那個心要是佛心、菩薩心才行，凡夫心決定不能把佛的意思講得出來。你的心、願跟佛相違背，你怎麼能了解佛的意思？開經偈上講：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談何容易！

我們最大的困難，就是因為自己有障礙，佛家講「業障」。讀經、聽經不會開悟，修行不能證果，就是業障太多。業障的根，在佛法屬於「我執」，執著這個身是我，起心動念「我的利益」，這就完了。諸佛菩薩、聲聞、羅漢跟我們不一樣，起心動念「眾生的利益」，沒有想到自己的利益。

我們在新加坡三年，確實做了一些事情，在修學上也有相當的成績。這一次我離開新加坡到澳洲去，主要的原因，我們悟字輩的這一些年輕的出家人，離開台灣到新加坡之後，這三年都拿不到永久居留。在那個地方少數人拿的工作簽證，還有一些學生簽證，期限僅一年。每一年要去換一次，如果不給你，新加坡就不能住。所以這三年當中，大家心情不安。

其次，新加坡的土地、房屋價格太高了，寸土寸金，我們在那邊生活相當不容易，這才不得已移往澳洲。我們深蒙澳洲政府的護

持，從聯邦政府（就是我們講的中央政府），一直到州政府、地方政府，對我們都非常好。澳洲政府給我一個永久居留的簽證，這個簽證是駐在香港的領事親自給我的，告訴我：「亞洲人拿這個簽證，你是第一個人。」這是說明澳洲政府對我的禮遇，我非常感激。我在外國，外國對我的關係，澳洲是最好的，美國雖然給我「榮譽公民」，那是有名無實。澳洲這是實質的，我在澳洲任何活動沒有限制，享受澳洲公民的權利，還不要盡義務，這是太優待了。拿到這個簽證之後，我們才在澳洲買土地、買房子。我們建議建「淨宗學院」，澳洲政府批准了。我們推展佛陀的教育，從新加坡遷徙到澳洲，是這樣一個原因。

澳洲的土地、房子便宜，在生活環境來說確實是世界第一。從前韓館長到澳洲去，一下飛機就覺得這是人間天堂，她很感慨的說：「很可惜，我在美國投資！」澳洲的土地面積跟美國一樣大，跟中國大陸也是一樣大，人口只有一千九百萬人，所以土地不值錢。我們的道場住在圖文巴這個小城。這個小城只有八萬人，距離布里斯本一百二十六公里，開車大概一個半小時。我住鄉下，距離這個小城十二公里，開車還要十五分鐘。

鄉村土地就更便宜。我在鄉村買了小房子，兩層樓方方正正磚造的建築，我們一看很舒服，很像中國人的建築。樓上有六個房間，樓下有三個廳，現在男眾都住在鄉下。我們的院子很大，合台灣土地面積單位來算有十二甲，院子裡可以開汽車。我們現在學習都在那邊，土地太大了。

我們打了兩口深井，一百多公尺大小，水質非常好，水源非常豐富。在院子裡要大量種樹、種菜，我也交代他們種玉米、種蕃薯，這些東西可以作主食。我請附近的農民來看，他說土壤很肥、很好，什麼都可以種，我聽了很歡喜。也請他們幫助我們，把菜園開

發起來，做自動的噴水，估價大概兩千多塊錢，不是很貴。他們做好之後，我們慢慢學著照顧。所以，基本上將來我們的學院，在蔬菜方面，可以不必去辦。

我們的道場是天主教的教堂，我們把它買下來。這個教堂非常的興旺，面積不太大，要以台灣的算法，差不多一甲地，那在他們是不大的，但是它在市區裡面。這個天主教的教堂歷史已經很久了，信徒慢慢多了，容納不下。他們就把舊教堂整棟的房子移到後院去，在前面又蓋一棟新的，所以就變成兩棟教堂。現在信徒又多了，還是容納不下，所以必須要找一個地方去建個大教堂，把這個賣給我們。它不是衰落的，是非常興旺的一個道場。

我們花了一點錢把它整修，現在煥然一新。我們過去在達拉斯所存放的一些圖書，全部都運過去，現在擺起來很好看、很壯觀。我們這些同修們住得心安，這是自己的道場，不是別人的。

最近修建的工程完工了，還有三棟房子必須要拆建。三棟裡有一棟拆掉之後，我就不想建了，當作停車場。一個單位面積有一萬呎，合我們台灣大概三百多坪，這三百多坪作停車場。另外一棟拆掉，我們建一間餐廳。餐廳建好之後，我們想免費供應當地低收入的群眾，他們生活很苦的，到我們這兒吃飯，免費招待他們，這是我們對地方上的照顧。

那邊生活程度很低，一棟房子現在的價錢大概是澳幣十萬塊錢，合我們台灣大概一百七十萬元。房子大概是五、六十坪，土地面積大概是三百多坪，前後都有很大的院子。現在我們到那兒去住了，就有很多人都想移民到那個小城。在布里斯本的房價就跟我們那邊差一倍，我們那邊十萬，布里斯本就要二十萬。

我們修學採取嚴格的方式，每天八個小時學經教，八個小時念佛。我們要不認真幹，對不起自己，稍為鬆懈，人就會胡思亂想，

希望用這個方法，把我們的妄想、分別、執著打掉，成就戒定慧三學。我對同學的要求，兩年當中完成。真正做到了，這個基礎打下去之後，然後用一、兩年的時間學一部經，那就容易了。經學了，自己一定能通達，經典的教訓都能落實，有能力自行教他，我們的佛學院就開始招生。

最近我也去看幾塊土地，大概合我們台灣來講都將近一百甲，準備將來發展為學院，發展成佛教大學。今天我們在外國取得土地不難，要兩、三百甲的土地不難，建學校也不難；難在沒有師資，沒有老師，急需要培養我們自己家的人都能教。我們總不能辦個學校到外面找老師，那就麻煩大了。外面請來的老師是能教，宗旨跟我們不一樣，所以必須要培養自己家裡人作老師。四眾同修都歡迎，出家、在家居士都歡迎，只要真正發心，到那個地方去修苦行，將來一生教學。大家認真努力，這個佛學院前途是非常光明。

所以同學們真正有福報，為什麼？你住進去什麼都不用管，經濟來源沒有問題，決定沒有缺乏。跟澳洲當地的關係，我已經建立了這麼好，從聯邦到市政府的市長，對我們都很關懷，都會照顧到。很好的修學環境，地大人少，心地清淨。圖文巴這個小城，沒有遊樂場所，晚上大概五、六點鐘商店都關門，街上沒有人。很多人問我：「你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？」這個地方沒有污染。我們選擇地方建道場，要選擇這個地方沒有污染，心地清淨。

我們臨時編的有一個簡訊，現在悟道法師叫印刷廠印了三萬份。希望將來能正式編一個簡介，編的好一點，內容豐富一點，我們再贈送給諸位同修，也歡迎大家組團到那邊去觀光旅遊，看看我們的道場。這是我們最近的動態。

另外，在馬來西亞「古晉」，這個地方也不錯。馬來西亞東西馬它們的面積差不多大，但人口比例很懸殊，東馬只有兩百萬人，

西馬大概有兩千多萬人，東馬的人比較保守，所以那個地方民風很淳樸。李金友居士在海拔一千米高山上，大概像阿里山一樣，買了一座山，土地面積五千個acre，很大。從大門進去，道路有十六公里。這個地方，四季常春，空氣沒有污染，水沒有污染。山上全是素食。請專家種花種菜，菜完全沒有污染，摘下來不用洗就可以吃。我去過幾次，很喜歡那個地方。

他在那裡經營一個高級的高爾夫球場，那是國際上一流的，生意不太好，為什麼？太偏僻了，太高了。我跟他講，這地方作廟好，作道場好。他在那裡蓋了一個旅館，接待國際上喜歡打球的、玩的人去度假，收的費用很高，每天收的基本費是美金三百塊。

我想，如果我們同修組團到那兒去玩，費用太高了，很難負擔。如果他不收錢，我們也過意不去，他的損失太大了。所以，我就決定在山上蓋一棟大樓，「報恩念佛堂」。四層樓，建築跟旅館的建築差不多，頂樓是念佛堂與講堂，二樓與三樓是宿舍，有六十多個房間，用旅館方式管理，有人服務，樓下是餐廳與活動中心。李居士把大樓附近的地，畫了三acre給我們。二英畝半就是台灣一甲，畫一甲多一點的區域給我們。這個房子大概年底會造好，造好之後，我們打算開張打七個「佛七」。昨天我們同修在商量，「報恩念佛堂」將來請悟道師去作住持，悟忍師去作當家師，因為忍師跟李金友夫婦他們關係處得很好。

李金友在那裡是大富豪，這個房子造價是美金兩百萬，我拿一百萬，另外一位台灣的李居士拿三十萬，還不夠的七十萬，那是李金友居士他拿。所以這一棟大樓，我不賣、也不租，作招待所，完全招待我們台灣學佛的同修。你們有假期，歡迎你們到這兒來度假、念佛、聽經。那個山確實是仙山，上去之後都不想下來。這也是最近的一些活動。

在中國，我們的法緣很殊勝。也是想了好多年了，「落葉歸根」，現在看這樣子回不去了。為什麼回不去？中國那邊信徒太熱情，我招架不了。我回去要很保密，但是沒法子，光碟流通得很多，一出門只要被一個人發現，大概到第二天就有一、兩千人來。如果在這個地方住上個三天、五天，最保守估計有二、三十萬人來看我，嚇得我不敢去了。

現在選擇在澳洲，香港我會常常去講經。現在的時間大概是這樣的分配，在澳洲住兩個月，在香港住半個月，在新加坡住半個月，三個月我繞個小圈，一年繞四次，現在是按照這樣的計畫。我的工作，我不公開講經，也不公開講演，所有一切對外的活動全部停止。過去我跟族群的聯繫，跟不同宗教的聯繫，這些工作都讓給李木源居士，他能夠做，他還年輕，應當去做，我把這些事情全部都放手。

我自己希望在這五年當中，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，全部在攝影棚。今天我也不選擇地點，也不選擇哪些護法，我只選擇攝影棚。這個攝影棚建得夠水平，我就可以在這邊講經。現在香港攝影棚是我們自己建的，建得很好；澳洲圖文巴攝影棚大概兩、三個月後也完工了。所以，我這一次到香港，可能會住兩、三個月。圖文巴的攝影棚還沒有完工，我到澳洲去沒事做。等它建好了，能夠符合這樣的水平，我就去了。

「古晉」那個山上，他們聽到我說了這些條件，大概也要搞一個攝影棚。不搞攝影棚，我不去。我去了，真的沒事幹。聽說新加坡那邊也很緊張，新加坡有個攝影棚水平不夠，他們現在要重新加強設備，連隔音設備都重做，能夠做得符合水平，我就去。

所有工作都在攝影棚裡，我閉關在攝影棚裡，約定的是每一年要講足三百天，每一天四個小時，每年一千二百個小時，五年六千



個小時。六千個小時分配在《華嚴經》三千六百個小時；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這兩部經一千二百個小時；淨土「五經一論」，我會重新再講一遍，也用一千二百個小時。聽說有很多人要請我到哪裡去玩，五年之後來找我。這五年不行，這五年我很緊張，為什麼？年齡到了，我的體力很難維持。八十歲以後，如果體力不夠，一天不能講四個小時，我這份工作就不能如期完成。

這份工作是韓館長的願望。她往生的時候，一再囑咐我，《華嚴經》一定要講圓滿，《無量壽經》要做易解，《無量壽經易解》已經做出來了，《華嚴經》也要做易解，要做講記。我們這個作法也是報答韓館長，我非常感激她。

韓館長一直在我身邊，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在她的照片前禱告禱告，很靈！你們澳洲不是出了事情，有一個同修在那兒搗亂，你們打電話傳真給我，我也沒有辦法。怎麼辦？我就在館長那個遺像前面祝福，「妳過去管人管事，現在妳也要給我管，怎麼辦？妳替我解決」。到第二天，那個同學打電話給我，說那位同修已經離開澳洲回台灣了，自己罵自己，靈！真靈！所以，我們深深的感受得到，她始終在我們身邊，始終在護持，沒有離開我們。今天時間到了。